

五百五十名義務勞
之民工趕築中，預
計上月初即可全部
完成，該工程於本
月初開始。係由建
廳主辦。

英拒絕承認
奧臨時政府
○美成都新聞分處
三十日倫敦電云，英
相艾登告下院，英
已拒絕奧軍佔領維
也納後奧人瑞納所
成立之奧地利臨時
軍。

美成都新聞分處三十一日訊：大球城大雨如注，然英軍於那姆，首晨繼續
推進，陸隊順利進行，切那姆為兩段，兵士進展之速使 司令官驚訝，日軍奉
實軍周圍，尙頑抗中，兩水緩渡。

美成都新聞分處三十一日訊：澳陸軍宣佈，解放式機大炮緊密拉機，投擲
百噸，盟軍隨即反攻，迫敵退數千碼，澳軍東進，切斷日軍退路中。

美成都新聞分處三十一日訊：英第十四軍於緬南側，冀圖因國退返泰境之且
軍，印軍會退日反攻七次，以對日退路，盟機炸摩爾曼。

澳軍截斷日寇之退路
首里周圍敵軍頑抗中

緬南日軍被圍

從黃鵠哀想起

實地，但因為接近了貴族，便自覺又比平民高超了一些。他們早失掉了平民固有的草率，翻變成矜傲、冷靜的角色。這是不足夠的？因為不矜傲，毫無以爲主的傲心，不矜傲，又免不了要受主子的欺侮。如果用最迅的說法，這大概是所謂「奴才」們的條件。他們的任務，就是幫主子出點心，怎麼博取主子的歡心。但如事情失敗，真要他們「幫閒」的時候呢？他就主張了。這時，他又另有主張了。有主張，也好，沒有主張，也罷，因為我保留着奴才們的條件就行了，要欺的時候，你如果願意，請，不妨請我同座，馮鄉

對付這樣的奴才的辦法，只有一個，便是打他個拳，讓他看看顏色，那他也許可以會改變態度了。例如楚風哀在裝腔作勢的女中所說的馮斯里，就是這樣的他奉了主子命令，要充當族了，子問亞那那做作的兩個女子，亞那想試試族，「感一個禍夫，我說，先生，給我們的錢。」

烏斯里：「打他一個耳光」；亞拿：「逼我！我這纔有身份的人，你竟敢向我要錢嗎？」

第一個禍夫一把竊械拔出來，拿在手裏：「喂！趕快把錢給我們！」

張●

第一個騎夫：我說。我馬上要錢。
馬斯加里：這才是一個合理的。

第一個騎夫：快呀！馬斯加里：好！你脫鞍有繩繞，你的伙計卻是一個瘋蛋，聽說得理人，——拿去吧！你還管不付中國馬斯加里呢？

第一個騎夫：不！我還不滿意，你打了我的伙計一耳光，我就罷了！（舉動騎鞍）

馬斯加里：別忙！拿去吧，這算是補償你的耳光的。（擠回錢來）

讀者（插口）：你們瞧了這般白馬，你們準備怎樣對待中國馬斯加里呢？

第一個騎夫：在右利斯那裏，淚是種極好的，相反的，當那個「蘇菲」被村人組織的鬥民黨團圍剿刑時，我是看到眼淚了，但那是多麼卑劣令人憎惡的眼淚啊！在親衆面前，眼淚并不會引起憐憫，而沒有淚的悲哀就是反抗的力量

斷想

要有正義的眼光，才能看出正義的現實。可是，當人類的正義淹溺於消滅時，我們雖具有正義的眼光，但所看見的，仍是令人辛酸的一切。良心的生命，再現在。

當人們失去了良心的時候，也就是失去了生命。生命既經失去，所存在的軀壳，也僅僅是軀壳而已！

邪者。藥之癰疽由邪毒過多。或鑄印太早。或膠更手補。若將不補。百病叢生。不但無有快曉之日。而且壽亦不永矣。

[illegible]

這雖然並非理想，但以後，與沈大廚——命禍降——離別可也。水滸兩值，守歲，我曾想經過了這輩的人間，而

[illegible]

什麼，但我趕
笑的說：「滾」

[illegible][illegible]